



童心之绘

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主持人 欧立新

欧立新

欧立新 著

一位小学校长的教育情怀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童心之绘

——一位小学校长的教育情怀

欧立新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童心之绘：一位小学校长的教育情怀 / 欧立新著 .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 2013.3

ISBN 978-7-5100-5882-0

I . ①童… II . ①欧… III . ①小学教育—教育研究 IV .
① G6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5241 号

童心之绘——一位小学校长的教育情怀

责任编辑：刘文辉 王梦洁

封面设计：谷风工作室

出版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电 话：020-84459702

印 刷：长沙市开福区山君彩印厂

规 格：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6

字 数：7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5882-0/G · 1309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壹 涂鸦童年趣

- 童年掠影 / 1
- 严母慈父 / 6
- 童年启示 / 10

贰 素描求学路

- 考入高中 / 13
- 体育之恋 / 15
- 学业之荒 / 18
- 高考落榜 / 20
- 复读生活 / 22
- 卷土重来 / 24
- 大学之悟 / 26
- 职业之思 / 28

2 童心之绘——一位小学校长的教育情怀

叁 着色教师梦

初为人师 / 31

白手建馆 / 35

回到二小 / 41

肆 写意支教情

毅然支教 / 43

困顿村民 / 48

赤贫校园 / 49

山村教师 / 52

田间学子 / 54

冷暖人生 / 55

爱心楼成 / 57

橘山葱翠 / 59

情义无价 / 59

任职二小 / 62

伍 彩绘新校颜（一）

上任伊始 /66

办学资金 /67

营造家园 /68

陆 彩绘新校颜（二）

办学思想 /73

团队管理 /77

教师培养（1） /81

教师培养（2） /83

诗意教育 /85

未来展望 /87



涂鸦童年趣

童年掠影

1962年，我出生在洞庭湖区腹地的湘北小镇——南县。南县的历史并不长，根据清代的一本叫做《洞庭湖志》¹的书记载，在清代的时候，南县还不过是两座露出水面的小山而已。熟悉洞庭湖历史的人都知道，在1860年的时候，洞庭湖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藕池决堤——来自长江的洪水从藕池²进入到洞庭湖，当时就淹没了安乡县城。洪水带来

1 《洞庭湖志》，刊刻于1825年，它第一次分门别类地记载了洞庭湖区的湖泊、山峦、水道、洲港、堤垸、税课、兵防、风俗、物产、古迹、祠庙等内容，第一次用编年的办法记载了洞庭湖的藩封、战守等大事，用“摺摭”的办法记载了洞庭湖区的古史和神话，并较为完备地收录了洞庭湖区的历代诗文，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学意义。该书2003年由岳麓书社重新刊印。

2 湖北省公安县藕池镇位于荆江分洪区南端，以盛产莲藕而得名。

大量的泥沙，洞庭湖开始淤积，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就淤积出一个南县来。所以，我的家乡历史并不长，也就是百余年。我们那里的居民也几乎都是从别的地方迁徙过来的，我的祖辈就是围湖造田后，从汉寿迁往南县的。

小时候印象中的家乡，真的是山清水秀，美不胜收。然而，它的所有魅力都是洞庭湖赐予的。今天的人们，只能通过书本遥想“八百里洞庭”的盛况，但是在我们小时候，洞庭湖就是我们眼皮底下的风景名胜，可以说与我们呼吸与共。我记得年轻时每一次读到唐人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读到刘禹锡的“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那真是历历在目，内心总不由得汹涌激荡。湖光山色，渔舟唱晚，芦叶青青，渔帆点点……这些今天的孩子只能在风景明信片上看到的景色，都曾经真实地鲜活在我童年的忘记里，令我终生难以忘怀。我虽然在青年时代即离开家乡，但我不曾一刻忘记过，是洞庭湖甘甜的湖水养育了我，我是洞庭湖的孩子。在许多夜深人静的夜晚，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当城市的繁华与喧嚣也逐渐沉寂，家乡的一湖一山、一草一木总会不自觉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它们总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我的心绪慢慢宁静，许多白天不能释然的得与失，在它的面前，都能一一放下。

我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教师家庭，父亲是汉寿人，师范学院毕业；母亲是桃江人，毕业于益阳师专，他们都分配到了南县担任教师，并在教师岗位上干就是数十年，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家中有五个姊妹，我排行老三。由于出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姊妹五人的名字也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大姐出生于1957年，取名欧

抗美；父母怀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给二姐取名欧利人；而我则带着“破四旧立四新”的憧憬得名欧立新；大妹之名欧大联由“大联合大生产”得来，如今的她也已是湘雅二医院消化内科的著名教授；小妹出生于1971年，则取名欧飞跃。

政治色彩浓厚的取名在那个年代并不少见，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政治事件波诡云谲的年代。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你的家庭背景就决定了你的政治命运。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从小就对“政治”这个词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1967年“文革”¹开始，我也刚刚记事，却亲眼目睹了由于“成分不好”，我的家庭所受的种种冲击。

那时候，我们家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家庭，因为所有的人都对家里成员的历史讳莫如深。长大后我才知道我的祖父是在土改时被枪毙的，祖母也因此投河自尽。但是在孩童时候，我从来不知道关于祖父母的一星半点。那时，我们亲戚之间完全不敢走动，由于大伯被判为反革命，所以连我的堂兄到我家来都得在天黑之后，并赶在凌晨之前回去。那时，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是54元，母亲49元，虽然在当时来说，“吃国家粮”的我们一家在当地已算收入不错，可随着五个孩子的成长，家中也是负债颇重。尽管并不富裕，但善良的父母总会拿些粮票来接济大伯一家。

“以校为家”是那个年代我全家最真实的写照：父母在哪个学校工作，我们就居住在哪个学校里。在我的印象中，由于父母的工作变动，

1 “文革”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开始，1976年10月结束。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

我们先后在南县的各个乡镇搬迁了四五次。

我的启蒙小学叫“青鱼小学”，那时父亲由于家庭成分不好被停职，从小念书没有做过什么重活杂活的他被迫参加劳动，搞草、担泥巴、种田插秧……不到五岁的我就一直跟着父亲跑前跑后。除了劳动，父亲还要接受游行、批斗等“教育”，不胜其辱。现在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父亲戴高帽子、打铜锣、游街、挂牌子的情形，他胸前的牌子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欧子民”三个红红的大字，佝偻着身子，面色凝重，目光却一片呆滞。与父亲相比，母亲就幸运很多。教语文的母亲具有极高的艺术天赋。这一点使她在学校得到了极大的展示机会。那时为配合政治教育，学校里的文艺活动很多，母亲手风琴、脚踏风琴、合唱指挥样样拿手，经常为学生和老师排节目、唱戏。连她自己也没有料想到，她过人的才艺竟能帮她躲过“文革”一劫。

我五岁不到就进入学校读书，小时候的聪明伶俐给我带来了很高的“人气”。记得五岁那年，我沉迷于下军棋，学校的老师闲来也非常喜欢与我“对战”几局。据母亲说，当时学校二三十个老师中几乎没有人是我的对手。由于我小时候一贯的聪明，母亲一直戏称我为“少年伤仲永”。

1968年，我们全家被下放到沙湾大队¹进行一年的“劳动改造”，而我也由此中断了刚开始的学业。在我的印象中，沙湾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好地方：一马平川的平原一眼望不到边，湖塘密布，河堤纵横，景色美不胜收。我们一家人就住在一户已迁走的当地农民家中。记得那时我

¹ 沙湾大队所在地，现为南县浪拔湖乡沙湾村。

的大妹妹刚刚出生不到一年，家中正是要人照顾的时候，我也仿佛慢慢长大，开始知道做劳动，知道帮衬着家里做一些事情了。

一年之后，我们结束了下放生活，全家又被调到三仙湖公社太星大队¹。这里虽偏居南县一隅，却同样风光绮丽。宽阔的湖面波心荡漾，清澈的湖水里鱼肥草碧；青青杨柳傍水而生，风姿婀娜；林木蔚然深秀，禽鸟鸣声悦耳。四五月份的时候，一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开得耀人眼；紫红色像灯笼一样的红花草漫山遍野，唱响春天的赞歌。

父母亲在当地的太星中学教书，分别教授中学的数学和语文课程，母亲还担任班主任一职。我还记得当时的学校是由一间大庙改造而成的。而由于我下放一年没有念书，于是回来之后重新开始就读一年级。

从那时开始，父母作为教师的工作状态给童年的我带来的感受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辛苦、敬业。母亲是典型的工作狂，家中的事情基本上不管，一心扑在工作和学生身上。因此，只要学校评标兵，基本上毫无悬念就落到母亲头上。

多年后，我自己走上教师岗位，才明白母亲的敬业与勤奋是源于她对学生的热爱。在学生眼里，范老师就像慈母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湘北地区气候湿冷，冬天是最难熬的，加上当地贫穷落后，不少家庭到了九十月份就断粮了，接下来的日子就只能靠着挖红薯、挖蚕豆、挖藕过活。学校里大部分学生每天都只吃两顿饭，不论冬夏都赤着脚走路上学。那时一个大队一个村只有一个小学，三个村才有一个中学，所以住得远的学生要走二三十里路，近的也有三四里。湖区的路很难走，最害

¹ 太星大队所在地，现为南县三仙湖镇太星村。

怕的就是遇到冬天下雨，还有的学生不仅没鞋，连雨伞也没有，几里路下来，常常到了学校就是一身泥一身水。母亲十分心疼学生，只要看到班上学生淋湿了，就会把他们叫到家中，用自己孩子捡的柴火生火帮学生烤干衣服，还经常将姐姐或是我的衣服送给家境贫困的学生。

母亲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博大的爱心使她的耕耘结出了丰厚的果实。1977年恢复高考时，只有母亲所带的班上出现了几名考上大学的学生，这在我们那个偏远的小地方已经算得上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了。因此，尽管我们的家庭成分不好，但由于父母的敬业与奉献，不管我们到哪里，当地的老百姓都对我们非常关心、照顾。父母自从结婚之后，就一直在一个单位工作，从来没有分开过，“范老师”与“欧老师”在老百姓中都留下了极好的口碑。

严母慈父

尽管母亲对学生总是如慈母般关爱，可她对我的教育却是典型的“打骂教育”。对学生要求严格的她希望儿子处处懂规矩，能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对我要求极高。可那时的我正处于儿童本性爱玩的阶段，到湖里游泳、和玩伴打架、学大人打牌……这些事情一旦被母亲知道，都免不了挨上一顿打，严重还得罚跪，一跪就是一两小时。

我的美术功底，得益于母亲的培养。小时候，周围农民家里有任何的红白喜事，都会邀请母亲写字画彩画，母亲画的漂亮的喜鹊、鲜艳的梅花在窗玻璃上栩栩如生，尽管没有因此得到一分钱收入，但母亲仍然

乐此不疲。为了培养我的美术功底，她总是会买一些图画书要我临摹，我仍然记得，那时的画里都是天安门、延安、遵义、古田、一师范……我都记不清自己画过多少张一师范的图画了，也许冥冥之中早在那时我与一师范就结下了不解的缘分。母亲让我画画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陶冶我的情操，而是希望调皮的我以后能有一门求生存的本领，于是严厉的她总是会给我压很多任务。尽管小时候自己非常喜欢画画，画得好、临摹得像的时候也非常有成就感，但面对过多的任务时，我仍会宁愿跟着小朋友们去放牛也要逃避，为此没少挨母亲的“棍棒”。

提到打骂教育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这个教育理念受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国家，打骂教育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但要看用在什么时候。跟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人的古训是“打是亲，骂是爱”。在我看来，只有表扬没有批评也是不健全的。打个比方，教育孩子就像栽培一棵树，如果树长歪了，用嘴讲得过来的时候要讲，但讲不过来的时候，就只能扳，扳的时候就要伤筋动骨，这就是打骂的意义所在。但是，打骂不能把树给扳断了。一方面，打得不正确没有用，打得过多没意义；另一方面，有时候，我们还可能无法一次性把树扳正，得分阶段一点点地扳。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感受到爱。也就是说，即使是打骂这样看似“无情”的行为，也要让孩子感受到父母“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这样看来，打骂其实也是一门情感艺术。作为老师，我们绝对不能体罚学生，但是我希望作为家长，能够有技巧地辩证地运用打骂这种惩罚的方式。

与母亲对我的严厉相比，父亲给了我更深沉、更温馨的爱，这也可

以算是“严母慈父”了。

我的父亲出生于1931年，比母亲大六岁。父亲性格憨厚、朴实，对子女爱得深沉，对学生爱得体贴。他能力很强，数学教得非常好，但在“文革”期间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那时父亲除了教书之外，还要挑起照顾家庭的重任，家中事无巨细，除了有大姐姐稍微帮忙外，其余都靠父亲一个人担起，吃了不少苦。还记在七八岁的时候，我总要跟着父亲一起往返十五里到镇上去买粮买煤。早晨，我们跟随着去公社送粮的船到达镇上，然后挑着箩筐前去买煤，操着铲子慢慢挑出一堆堆细煤后，必须要在下午四五点前一担担挑到船上，两里路下来，父亲往往已是浑身黑汗。湖区的水草很多，夜晚回去的水路上船十分容易搁浅，这时父亲他们几个大人还得下船在水里推着船走。好不容易靠岸后，还得步行一段距离才能到家，这时往往是我打着手电，父亲挑着煤，一起并行在漆黑的陡坡上。夜晚微弱的星光下，父亲喘着粗气挑着担子，他身后是拉得很长很长的背影……这个画面一直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几十年后读到朱自清的《背影》时，想起那时的父亲仍会悄然落泪。

在性格的养成上，父亲对我的影响最大。他对我的慈爱与宽容，给了我更大的成长空间，让我的天性得以自由发展。小时候我到湖里游泳，其他人都告我的状，父亲却是唯一支持我的那个人。

我对运动的喜好，也更多的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喜欢打球，总喜欢带着我一同玩，他也非常支持我跟伙伴们的玩耍。那时，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而我也在看了不少战争片后也向往着拿起枪上战场。因此，男生们从小玩的游戏就是打仗。每天晚上，一二十个小朋友组织

在一起，司令、团长、军长……各就各位，然后一边派一个人开始打，这完全是一种模仿活动。但打仗游戏对人心理素质、观察能力、思考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非常锻炼人。

我一直认为，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能培养出很多能力来。一个简单的游戏，你却可以变出无数花样，比如水枪、陀螺、弹弓、跳房子、游泳、摸鱼、爬树、采藕、抓黄鼠狼、挖鳝鱼、钓鳝鱼等等，做这些都非常需要思考。孩子需要动脑筋怎样做才能收到最佳效果，这在无形中培养了孩子全方位的能力和胆识。记得大年初一的晚上，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几个八九岁的孩子竟然敢走上十里路，有时甚至会摸到水里去，但这却培养了自己的胆识。哪怕是偷菜瓜、黄瓜、土豆、红薯、萝卜，甚至是捉迷藏都可以给小朋友带来非常多的智慧。躲到哪里？草堆里、树上还是屋顶上？这都需要开动脑筋。那时的湘北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羞贫，不仇富，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和同伴们一起玩一起成长，无形中也培养了我的团队意识，让我学会更多地考虑他人的感受。因此，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感谢他给了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游戏的童年。

父亲对我们子女五个总是一视同仁，小时候，他给我们买的东西一定是一样多的，吃的苹果一定是一样大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有一个灰色的挎包，那时只要他到镇里、到公社开会，晚上一回来，总会把包挂在墙角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每当这时我总会第一个冲上去伸手摸那个灰包，一摸总会有收获：十颗糖、几个包子……惊喜不断。父亲对我们的爱就像涓涓流水一样，细腻而绵长。在他耄耋之年时，他还自己搭乘

公交车亲自为我送来地里采摘的小菜，到了学校，他怕打扰我工作也从不会给我打电话，而是静静地坐在传达室等着我。为方便照顾年迈的父母，我们兄妹几个把他们接到了长沙，现在每次我回去探望他们，父亲还总是会准备我最爱吃的甘蔗和荸荠。如今已过天命之年的我，最有愧的就是陪伴父母的时间太少，好在在两个妹妹的照顾下他们身体健康，安享晚年。

我后来走上教育这条路，以及后来取得的成绩，与我的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关怀分不开。父母的师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终身的老师。孩子结了婚，甚至哪怕到了五十岁还要接受父母教育，父母八十多岁也还在影响着他。

童年启示

曾经有人问我，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我的儿童时代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过去的童年。现在的孩子，与我们小时候比，至少有两点是欠缺的：第一，他们多是独生子女，比我们多了一份孤独，也没有兄弟姐妹需要关心。这让他们的生活中少了一份责任感、一份团队精神。人只要在团队当中，就会被逼迫思考很多东西，例如弟弟被欺负了，哥哥应该怎么办。二是高考给现在的孩子带来太大压力，这是我们那个时候不可想象的。那时候的学校跟现在不一样，基本上不像学校，只是一个教学机构；那时的课程也与现在完全不同，我们没有升学压力，所以有成绩但没评价。还记得我上小学的第一课便是“中

华人民国万岁”，小学学习语文、数学、唱歌、图画、体育这几门课，都非常简单。

如果可以，我想我虽然会选择过去的童年，但更希望能选择现在的教育。当然这是无法实现的。

童年对一个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家长们总说的一句话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想这句话应该改为：“不要让孩子输在终点。”起跑线输了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最后的胜负。马拉松比赛，前面十公里输掉有什么关系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家长要对孩子有教育规划，要尊重孩子。要知道0—3岁发展什么，3—6岁发展什么……我有一个观点，家长们要多看《动物世界》，看动物是怎么带孩子的。你看大象、狮子带孩子，动物都能够非常好地掌握阶段性学习的道理，比如三个月大时教什么，六个月教什么，什么时候教他们独立生存自己捕食……这些都是非常可取的。它启示我们，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千万不要“只争朝夕”，教育是一个漫长而需要耐心的过程，每个阶段的教育重心并不相同，我们一定要了解并遵循这些教育的内在规律。有的知识在6岁的时候完全学不会、学不懂，那就不要学，到了13岁的时候，半年就可以解决6年学不会的东西，可是孩子6岁损失的东西，那些没有能享受到的童年乐趣，是一辈子补不回来的，人生再也没有第二个6岁。

现在的家长一般只带自己的孩子，只能带一个，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就容易缺少团体观念。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在团体的观念中来培养孩子。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也呼吁，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把为孩子创